

· 通俗文艺小丛书 ·

MAOZHUXI ZAI WUQIZHEN

毛主席在吳起鎮



毛主席在吳起鎮

王 秋 插图

☆

春风文艺出版社编辑、出版（沈阳市沈阳路二段宫前里2号）

辽宁省文化局书刊出版业登记证出字第3号

旅大日报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 $\frac{1}{50}$ •19 $\frac{1}{25}$ 印張•10,000字•印数：1—8,000 1960年5月第1版
1960年5月第1次印刷 統一书号：T10158•288 定价(4)0.06元

目 录

- 在井崗山上楊兴順 (1)
- 毛主席在吳起鎮葛接調 (16)
- 紅旗飄揚在塔子山.....柳玉陆 (23)

在井崗山上

楊 興 順

“我們是窮人的軍隊”

我从小就給地主扛长活，是个什么都沒有的穷人。滇軍打黔軍，滇軍到处抓兵，我和三个同乡，由貴州家乡逃出来，流落到湖南省。

在湖南我們听說有紅軍，听說紅軍是穷人的軍隊，不打人、不罵人。我們四个背着人核計了一下，誰也不願再受当长工的苦了，就决心去参加这个穷人的軍隊。

我們寻找紅軍，由湖南走到了江西萍乡，由萍乡又走向宁岡。这时是一九二八年九月間，紅軍正和国民党江西的軍隊打仗。在永新、宁岡、泰和、万安一带都有

紅軍。沿途只要向穷苦的老百姓打听，没有一个不说紅軍好的。有的听说我們是去参加紅軍的，还給我們做飯吃。

我們到达宁岡这天，正是紅軍打敗国民党軍，解放了宁岡。街上的紅軍多被三五个老乡圍着，兴奋地詢問着胜利的情况。不少的紅軍穿着老百姓的衣服，有的头上还纏繞着藍布，但他們臂上都帶着紅布箍，領子上也圍着紅布。有的拿枪，也有的拿梭标。我們上前去打听参加紅軍行不行，他們都表示欢迎。說实話我們几个当时看到紅軍穿的那样不好，还顾虑当紅軍是不是仍然要挨餓！又核計了一下，大家都說高高兴兴的挨餓，总比受着气挨餓强，第二天就正式参加了。

紅軍头一天打下宁岡，第二天又攻打永新城。我們几个被分配在二十八团一营，由一个副官同志帶到永新。

在永新城东南有一条小河，河滩上坐

着不少的紅軍。一个四十多岁的同志，正在向大家說什麼。他戴着一頂破藍布帽子，头发很长，一身藍衣服，滿是泥垢。当他知道了我們是新参加的以后，用眼上下打量了我們一下，含笑地問我：“怎么样呀？願意嗎？”我說：“願意。”他又問了另外几个，他們也都說願意。于是这个人就和我們說：“我們是无产阶级的軍隊，是穷人的軍隊。我們要打倒大資本家、地主，打倒土豪分田地……”話還沒說完，枪响了，他就帶着队伍冲上去了。

我們几个跟着副官进永新城。到了軍部，副官叫我們先在这里休息。軍部的几个同志，知道我們是新参加的，就过来和我們說話，有的还給我們端水喝，談話中才知道他們以前也都是穷人。我們問起剛才和我們說話的那个四十多岁的人是誰，一个同志說，他就是紅四軍的朱軍长。他們还告訴我們，紅四軍里还有个毛委員

(当时这样称呼毛主席)正率领队伍在离县城七、八里地的地方放哨呢!

朱军长!我脑子里又现出了他那慈祥的面孔,和那亲切而有力的声音“我们是穷人的军队。”

“一块都是一块,一毛都是一毛”

红军打了胜仗,占领了永新城。朱总司令(以下在叙述上,都用今天习惯的朱总司令和毛主席这个称呼)和一个高个子,穿灰色衣服的人一起回来了。老同志告诉我们,这就是毛委员。他们一回来,军部就忙起来,出出进进,尽是找他们办事的。

从监狱里放出来的穷人,有很多要求参加红军的也来到了军部。打仗时从国民党那里得来不少的现洋,也抬到了军部。

晚上,毛主席给我们这些新参加的同志讲话时就提起钱的事,他说:“我们是保

护穷人的军队，不是保护大资本家的军队。他们的钱都是上级装腰包。我们不是的，我们从上到下都是一样，一块都是一块，一毛都是一毛……。”

我刚参加，还没有发过钱，但是我相信是这么回事，因为我看见了朱总司令、毛主席的衣服也都是那样破旧。

第二天在永新点名发钱，军部里第一名点朱德，第二名点毛泽东，以后点大家。每人发的都是一块现洋。

“要一枪打死一个敌人才开枪”

打下永新的第三天，敌第七师、十八师匪军来得多了，我们退出了永新，经宁冈回到井冈山。

到井冈山后，我被编到二十八团通讯班当通讯员。发给我一只汉阳造小马枪。当时二十八团枪最多，可是也还有不少的同志拿梭标。有枪的同志，也只不过有

三、五发子弹。我只有三发。

敌人三面包围井冈山，通往井冈山的几条路都叫我们封锁了。

从宁冈通往井冈山只有一条崎岖的山路，窄的地方只能通过一匹牲口，两面都是无法攀登的绝壁。我们在上面设置“哨口”，用机枪把守着。从哨口到山脚下，我们用削尖了的竹子，埋在地里，摆成“尖刀阵”。

敌人要上井冈山，非走这条路不可。我们在工事里等着。毛主席告诉我们：“枪响时不要乱开枪，我们子弹少，要一枪打死一个敌人！”这样，我们往往用少数的子弹打败很多的敌人。敌人来到我们近前时，机枪、步枪一响，匪军就连滚带爬，不是被打死，就是掉到我们的“尖刀阵”里活活扎死。敌人围了一个多月，到底也没攻上来，最后不得不退回去了。

“打仗是靠大家的力量”

通过老乡和我们侦察员的报告，驻在宁冈的敌人的一举一动，我们知道得清清楚楚。这天，我们得到情报：敌人大部队撤走了，只留下一个营。

朱总司令马上集合二十八团和三十一团全体同志讲话。他含笑环顾了一下几百双向他注视着的眼睛，用缓慢而有力的口气说：“我们现在枪很少，子弹也很少。我们要找第七师（国民党江西军）去‘借’点枪，‘借’点子弹，大家有决心没有？”“有！”大家一声响亮的回答。朱总司令又告诉大家应该作哪些准备工作。

夜里一点钟吃饭，三点钟出发。二十八团三连两个排向敌人驻地东面包围，一连向南面包围，我们通讯班和三连的一个排，由毛主席、朱总司令亲自率领，在敌人的西面。东面最远，要等东面发出信

号，三面同时攻击。

黑夜里，毛主席指挥着部队，走出崎岖的山路，来到宁冈。这时天刚发亮，正是敌人将要出早操的时间。

我们静悄悄地摸到敌人操场的西面，毛主席命令我们隐蔽在离操场不远的沟里，不许动，也不许咳嗽，等到东面信号枪一响，每人只许打一枪。

敌人出操了，一个营的人，操得很整齐。他们扛着枪跑了两个圈。以后就向左转向右转走步，最后立定在一条线上，面向着我们。

我这是第一次打仗，看见敌人眼睛直看着我们这里，真怕被他们发现了。我偷偷地看了看毛主席，他却很沉着地监视着敌人的动作。

“齐步走！”敌人一直向我们走过来。这时，我有点害怕了，不时地偷看敌人。毛主席好象看出了我的心情，用左手向

下一摆，向我作了个手式，意思是叫我快趴下，不要动。

敌人走到操场边缘，停下了，离我们那么近。我心里直跳，不知敌人要干些什么，是不是发现了我们。我正在发懵，只听一声喊：“架枪！”跟着敌人值班员的口令，整整齐齐的一排枪架好了。敌人后退一步解下刺刀，又后退一步解下了子弹袋。后退几步又来了个向后转。敌人已离开他们的武器有十几公尺远了。看样子，敌人不是要做徒手体操，就是要“拔慢步”。我心里想：这机会会有多好呀，恨不能一下跳出去打它个落花流水，可是信号枪还不响。正在发急，忽然叭的一声，一颗白色的信号弹冲上天去。我们每个人几乎同时打响了第一枪，跟着毛主席，喊着“杀！”冲了上去。其他两边的同志，也冲进敌人的操场。敌人被这突然的攻击吓呆了，连房子都没敢进，就向东北山上跑去，又被

三十一团的同志打了一陣。

我們忙着收取敌人的武器，一个人背几只枪，圍好几条子彈袋。毛主席、朱总司令身上也都圍了几条子彈袋。有些同志冲到敌人房子里，弄了些棉被和大衣，当时毛主席就命令他們扔下，告訴他們說：我們主要是拿武器，現在要那些东西沒有用，以后我們要比那更好的。

把敌人的武器收拾完了，毛主席指揮部队，馬上撤回井崗山。快走到山下时，毛主席叫司号員用号調队伍。这时，我們剛发完子彈；只发給了我五排，心里正在犯嘀咕，心想：我背了那么多子彈，怎么才发給我五排，嫌太少。其实我們通訊班經常跟着毛主席和朱总司令，还发得比別人多些呢。别的同志也有嫌少的。

队伍調齐后，毛主席讓一个排到山上放哨，把队伍集合在山沟里。他站在一块高高的山石头上，高大的身軀显得特別魁



悟。慈祥又温和的面容中透露出喜悦的心情，我們也受到感染一个个挺胸含笑，等待着听毛主席的講話。毛主席含笑地問我們：“同志們，你們說好不好？”“好呀！”大家愉快而响亮的回答声，在山中回旋激荡。“你們高兴不高兴？”“高

兴！”这一声比上一声还响亮。“你们高兴，我也高兴。打仗不是我一个人打的。大家打的都很好！……这次比起来，三十一团和别的团得的枪少些，要多给他们。……”我一听，对呀！应该多给他们些，这时毛主席又接着说：“同志们枪得了不少（约四百支）子弹也得了不少。有的同志嫌子弹分的太少。”说着毛主席指着自己的驳壳枪笑着说：“我这只手枪只有三颗子弹，真正打起来我到哪里找子弹去！你们得了那么多子弹，你们一颗也没有给我。”这一来把大家都说笑了，最后毛主席严肃地告诉大家：“打仗是靠大家的力量，把子弹都给了哪一个人，他也不能打胜仗！……”

毛主席原来早就发现了我们埋怨子弹分得太少，他的话好象就是向着我说的。当时我觉得脸上直发热，知道自己的想法是不对的了。我牢牢地记住了毛主席

的話：“打仗是靠大家的力量！”

“全部糧食都運上了山”

在井崗山上，我們的物質生活很艱苦，平时的伙食是糙米加南瓜。在敵人圍山的時候，外面的糧食運不進來，有時就只能吃煮南瓜。但是，毛主席和朱總司令也和我們一樣。我們吃什麼，他們吃什麼。就是每次打飯時，我們先給毛主席和朱總司令打。可是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的工作却比我們不知忙多少倍。那時我和毛主席住里外屋，晚上，我們睡了，毛主席却經常點着油燈，工作到深夜。

井崗山上的糧食，大部分是要從外面運進來。有一次在寧岡集中了許多糧食，馬上要運進山里，因為敵人很快就要來。

紅軍戰士往山上運，老鄉也幫助往山上運。背糧的人拉成長長的一列。毛主席也和我們一起往山上背糧。

第二天，天上沒有一点云，太阳晒热了石头。背着粮食走起来，特別感到吃力。可是，毛主席仍然背着粗粗的装满米的布袋子，敞着衣服，走在运粮的行列里。有人要搶着替毛主席背，有人劝毛主席不要背，可是毛主席仍然坚持着。他指着肩上的粗粗的米袋子向一个战士說：

“我背这些，我一个人一天也吃不了呀！”說完，他和战士都乐了。毛主席感动了大家，一个个都尽量多背，爭着快走，好再多背一次。

第三天，敌人到了永新，我們的粮食还没有运完。朱总司令就把两个粗粗的白布米袋子，用一根扁担挑着往山上运。

为了爭取时间，我們的粮食都是运到“哨口”就放下，轉身下山来再背。

有的同志趁朱总司令在“哨口”指揮置放粮食的时候，偷偷地把他的扁担藏起来。朱总司令发现扁担沒有了，有点着急。